



## 第一章 斑比的诞生

在茂密的森林深处，一个小生命悄然降临。年轻的鹿妈妈刚刚生下了一头小鹿。

小鹿出生的地方，是在灌木丛中的一块空地上。森林里有很多这样的地方，看起来一览无余，其实非常隐蔽，四周的灌木丛像屏风一样，把空地遮挡得严严实实。

现在，这头刚出生的小鹿正在努力地学习站立，四条细腿摇摇晃晃，支撑着哆哆嗦嗦的身子，站得颤颤巍巍，看起来像是随时会摔倒；脑袋耷拉着，眼神懵懵懂懂，茫然地望着前方。这出生不久的小鹿一副迷迷糊糊的模样，其实看不见任何东西呢。

“多漂亮的孩子！”此时，天空中传来了喜鹊的惊呼。她总爱大呼小叫，是森林里的报信使者。

鹿妈妈生产的时候，喜鹊正好从她的头顶飞过。或许是听到了鹿妈

妈分娩时发出的呻吟，爱管闲事的喜鹊在树枝上停了下来，眼尖的她一眼就看到了新生的鹿宝宝。

“太漂亮了！”喜鹊忍不住又夸赞了一遍，尽管无人理睬，她依然自言自语说个不停，“刚出生就能站立，还能行走，太不可思议了！自打我飞出巢穴，还从没见过其他动物能像他一样——当然，我学会飞行才不过一年时间，可不得不说，眼前这一切着实让我大开眼界。想想，出生还不到一分钟的孩子就已经能走路了，简直了不起！你们鹿都很了不起！那么，他现在能跑吗？”

“当然可以。”鹿妈妈虚弱无力地说，“但是，非常抱歉，我的朋友，生完孩子我感到昏沉无力，可还有许多事情等着我去做，实在没空继续和你



说话了。”

“希望我没有打扰你，”尽管鹿妈妈无暇理睬，喜鹊仍然继续唠叨个不停，“其实我自己也有事要忙，但是生孩子可不是每天都能见到。哺育孩子这件事对我们喜鹊而言，就是无休无止的操心和忙碌。从喜鹊宝宝钻出蛋壳那一天起，我们就忙个不停。和你们鹿不一样，刚出生的喜鹊宝宝完全无法走动，只能无助地待在巢穴里，等着我们去照料。哎，那种操心我想你是无法体会的。我们喜鹊既要外出觅食喂饱孩子，又要守着他们以防不测，简直分身乏术。父母不在身边的时候，孩子们就无依无靠了，真是可怜。可是，等他们长齐羽毛、学会走、学会飞、看起来像只鸟，这一天还不知道要等多久。”

“对不起，我头昏脑涨，实在听不清你在说什么。”鹿妈妈打断了喜鹊的唠叨。

喜鹊只好飞走了。“真是个傲慢自大的家伙。”她临走前还不忘丢下一句抱怨的话。

喜鹊哪里知道，这位年轻的妈妈压根没有理会她的抱怨，甚至没有注意到她的离开。因为鹿妈妈眼里只有她那可爱的新生儿，她正忙着一遍遍地舔舐、清洗孩子的身体，还不忘给他温暖的按摩。

刚出生的小家伙并不十分好看，巴掌大的小脸，睡眼惺忪；身上穿着皱巴巴的红色外套，上面点缀着白色的斑点。他一边接受妈妈轻柔的全身护理，一边还打着瞌睡，身子晃晃悠悠，时不时打个趔趄，然后猛地惊醒过来，站直身体继续接受按摩，真叫人忍俊不禁！

母子俩漂亮的新家外面是榛树丛、山茱萸、黑刺李和幼嫩的接骨木围成的一圈篱笆，而高大的枫树、橡树和山毛榉交织成了绿色的屋顶。每天

清晨，阳光透过密实的枝叶照射下来，抬头望去，像极了一张金色的网。脚下是厚实的黑土地，蕨菜、野豌豆和鼠尾草生机勃勃地破土而出，盛开的紫罗兰和待放的草莓给他们的新家铺上了一层彩色的地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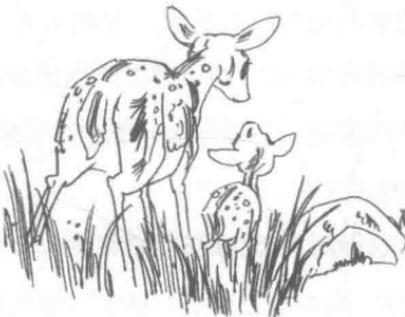
鸟儿们总是以欢声笑语迎接每一个清晨，大森林也在歌声的回响中渐渐苏醒。竖起耳朵仔细听鸟儿们的奏鸣曲，你能听到画眉欢快的合唱、黑鹂嘹亮的口哨、燕雀优美的颤音，还有山雀啁啾、野鸽咕咕，那是永不停歇的背景音。在欢腾的歌声中，夹杂着松鸦的争吵声、喜鹊的嘲笑声和野雉的尖叫声。有时，啄木鸟啄出了大肥虫而一阵狂喜，兴奋的喊叫盖过所有声响；游隼总是在树冠上空盘旋，尖厉的叫声足以穿透整个森林；乌鸦扯着嘶哑的破锣嗓，不知疲倦地呱呱大叫。

此时此刻，小鹿正乖乖地躺在妈妈怀中，对大森林的欢声笑语毫不知情。他既听不懂鸟儿们的欢笑和争吵，也闻不到树林散发的阵阵清香。传入小鹿耳朵的，只有妈妈舔他时发出的沙沙声；围绕在小鹿身边的，只有妈妈怀抱的甜蜜气息。他紧紧依偎着妈妈，享受着妈妈温柔的呵护与爱抚，大口大口吮吸着乳汁。

小鹿喝奶的时候，妈妈继续舔舐擦洗着宝宝。每隔一会儿，机敏的她就会竖起耳朵聆听周围的动静，翕动鼻子辨别空中的气味，然后继续低头忙活。妈妈脸上洋溢着心满意足的笑容，眼中闪烁着初为人母的光辉。

“斑比，”鹿妈妈抬起头，轻声呢喃道，“就叫你斑比吧，我的小宝贝，这真是个好听的名字。”

“我的小斑比……”鹿妈妈一遍又一遍轻轻叫着孩子的名字。



## 第二章 认识新世界

夏天来了，森林里到处是欣欣向荣的景象。

碧空如洗，高大的乔木静静地伫立，伸展所有的枝丫，接受夏日艳阳的洗礼。大树底下是矮树丛和灌木丛，红的、黄的、白的花儿星星点点地绽放。有些树丛已经结了果，新长出的果实垂在枝头，看起来娇嫩却十分结实，把树枝压弯了，好像孩子那攥紧的小拳头。

暮色降临，五彩缤纷的花朵好似夜空的点点繁星，把林中大地装扮得犹如璀璨星空，宁静又热烈。树木、花朵以及叶片的清香飘散在林中，夹杂着湿润泥土的芬芳。

花儿开了，蜜蜂和马蜂也开始忙碌起来。他们在花木丛中飞来飞去，辛勤劳作，一边忙着采蜜授粉，一边忙着修筑蜂巢。如果没有他们的嗡嗡作响，大森林基本算得上十分宁静。只有当黎明或是傍晚的时候，树林才会热闹起来，成百上千种声音此起彼伏，回荡在整个大森林中。

斑比小时候就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。他渐渐长大，妈妈经常带他外出散步。他紧跟在妈妈身后，沿着狭窄的小径穿过密密匝匝的灌木丛，柔软的枝条轻轻扫过他的腰身。小斑比十分享受这种感觉，他边走边看，走走停停，慢慢熟悉眼前的世界。

树林中到处都有这样的小径，纵横交错在一起。在小斑比眼中，妈妈认得所有的小径。有时，灌木丛长成了一堵密不透风的绿墙，根本无路可走，每当小斑比停下来、一脸委屈地向妈妈求助的时候，妈妈总能轻而易举地找到出路、越过障碍，仿佛路就长在妈妈脚下。

散步的时候，小斑比总喜欢问妈妈各种各样的问题，然后眼巴巴地等着妈妈告诉他答案。用不着特意去想，问题就会一个接一个涌进他的小脑袋。他对此习以为常，问题总能给他许多启发，尤其是等待答案的过程，简直令人欢欣雀跃。如果答案解开了疑惑，斑比当然心满意足；但还有很多时候，小斑比听不懂妈妈在说什么，只能继续自个儿琢磨，并且乐在其中。

有时，他能感到妈妈有所保留，故意不告诉自己完整的答案。起初他还以为意，渐渐地，这些模棱两可的答案时不时地在他心头挠痒痒，让他更加想要知道真相。

小斑比跟在妈妈身后安静地走着，突然，脑海中又闪过一个奇怪的问题：“妈妈，我们走的这条路属于谁呀？”

“傻孩子，当然属于我们呀！”

“‘我们’又是什么？是指我和你吗？”

“没错。”

“我们两个人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那么，妈妈，这条路只属于我和你吗？”

“我的孩子，这你可就错了。这条路并不仅仅属于我们俩，它属于我们所有的鹿。”

“鹿？”小斑比停下了脚步，歪着脑袋，眨巴着圆圆的眼睛，一脸好奇地问，“妈妈，‘鹿’是什么？”

妈妈也停了下来，转过身，从头到脚打量了一遍小家伙，笑着说：“亲爱的孩子，你就是一头小小的鹿呀，妈妈也是一头鹿。和我们长得一样的动物，都是鹿。懂了吗，斑比？”

“那是当然。”小斑比一脸神气，“我是一头小鹿，妈妈是一头大鹿，嘻嘻，我这么说对不对？”小斑比非常得意，蹦蹦跳跳地绕着妈妈转圈。

“真聪明，我的孩子，这下你全明白啦！”

“可是，妈妈，你说还有其他鹿，我怎么从来没见过他们？去哪儿才能见到他们？”小家伙转而一脸认真地提问。

“他们无处不在，生活在森林的角角落落。”

“可我从来没见过其他鹿。妈妈，什么时候带我去见见他们？”小斑比站在原地，不依不饶。

“过不了多久，你就能见到他们了。”说罢，妈妈继续前行，小斑比老老实实跟在她身后，他觉得自己的脑瓜又被一个奇怪的词语给缠住了。妈妈说的“过不了多久”是什么意思？既不是“现在”，也不是“以后”，那究竟是什么时候？

小斑比停止了纠结，因为脑袋里又钻出一个新问题：“妈妈，能不能告诉我，谁修建了这条路？”

“我们修建了这条路。”

“我们？你是说我和你？我才出生不久，我可从来没修过路呀。”小斑比完全不能理解妈妈的回答，愣在原地。

看着小斑比一脸困惑，妈妈赶紧解释：“这么告诉你吧，是我们所有的鹿，一起修建了这条路。”

“这么说，我们鹿可真了不起。可到底是哪一头鹿修建了这条路呢？唉，妈妈从来不把话说明白。”小斑比自言自语，小跑了几步，跟上妈妈。

突然，前方的草丛底下发出了窸窸窣窣的声响，仿佛有什么东西穿梭而过。小斑比还没回过神来，又听见了一阵短促的尖叫。叫声未落，只见一只黄鼠狼从草丛底下蹿出，嘴里叼着一只老鼠，大摇大摆地从斑比的眼皮底下经过。

“这……妈妈，这是什么？”斑比脸上写满了惊恐，目瞪口呆，站在原地。

“孩子，那没什么。”妈妈只能尽力宽慰小斑比。

“可是，我看见了，妈妈你也看见了，刚才发生的一切是那样可怕！”小斑比的声音仍在颤抖。

“孩子，你不必感到害怕。刚才黄鼠狼杀死了一只老鼠。森林中每时每刻都在发生这样的事。”

听了妈妈的解释，小斑比更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惧。这种未知的恐惧紧紧揪住了他的心，使他半晌说不出话来。“为什么？黄鼠狼为什么要杀死老鼠？”

“孩子，你得知道，因为……斑比，我们赶紧走吧！”鹿妈妈欲言又止，只得加快了脚步。显然，她不知道该如何向年幼的孩子解释这个残酷又

现实的问题。

母子俩一言不发,走了好长一段路。斑比觉得,往常热闹的大森林,此时也异常沉默,沉默得有些可怕。“将来的某一天,我们也会和黄鼠狼一样杀老鼠吗?”斑比忍受不了无边的寂静,率先打破了沉默。

“我们不会。”妈妈斩钉截铁地回答。

“永远不会吗?”

“永远不会。”

听到妈妈无比肯定的答案,小斑比感到了一丝宽慰,但好奇心仍驱使着他继续发问:“为什么?”

“因为我们鹿从不杀死任何动物,也从不伤害他们。”

这下,小斑比彻底松了口气,又活蹦乱跳起来。

母子俩还没走出多远,头顶又传来了大喊大叫。妈妈根本不为所动,径直走开了,可小斑比觉得很新奇,停下脚步,循声张望。原来,白蜡树上有两只松鸦,正在为争夺一个鸟巢而大声争吵。

“滚一边去,你这个浑蛋!”一只松鸦咄咄逼人,骂骂咧咧。

“你敢骂我?你这个蠢货,你以为我怕你吗?”另一只松鸦毫不示弱。

“你找自己的窝去,别打我的主意。你要敢上前一步,我打爆你的头!”第一只松鸦大声喝道。

“如此粗野,”另一只松鸦怒不可遏地骂道,“从没见过这么不讲道理的家伙!”

第一只松鸦看到树下有一头小鹿在张望,便从高处飞了下来,盛气凌人地吼道:“看什么看,你这个小东西!”

小斑比感到害怕,赶紧向前几步,跑到妈妈身边,内心希望妈妈没注

意到自己刚才开了小差。可是，两只松鸦的恶言恶语一直在耳边挥之不去。“妈妈，‘浑蛋’是什么意思？”

鹿妈妈不愿回答这个问题，只得说：“不知道。”

“可是那两只松鸦为什么那么生气，一直在恶狠狠地骂对方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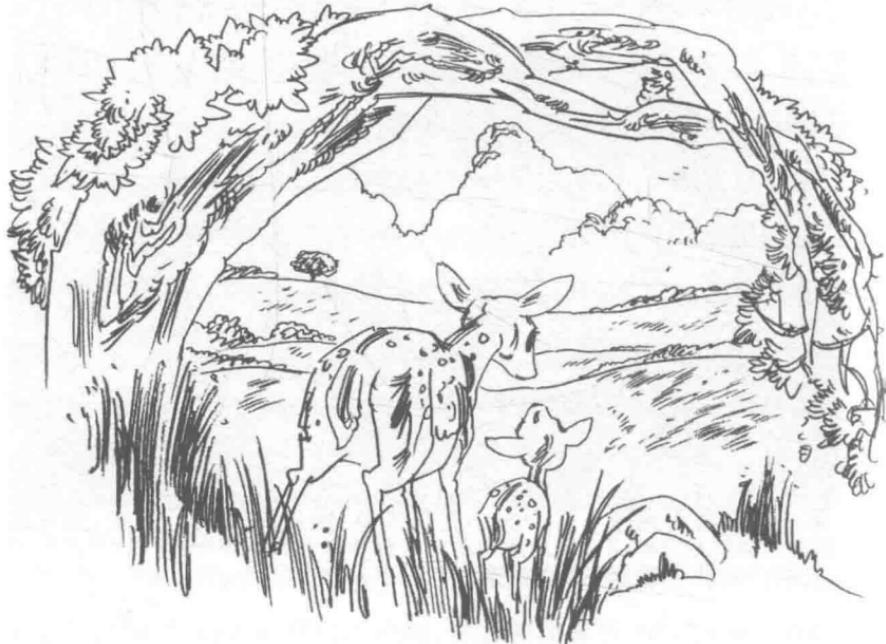
“因为他们要争夺领地。”

“那么，我们鹿也要为了争夺领地而争吵吗？”斑比还是不明白。

“当然不会。”妈妈笑眯眯地看着小鹿，招呼他继续向前走。

走着走着，前方突然变得宽敞明亮，一大片开阔地近在咫尺。原来不知不觉间，他们已经走到了道路的尽头，交错的藤蔓和树丛构成了最后的屏障。小斑比迫不及待想要一跃而过，妈妈却拦住了他。

“妈妈，前面这么漂亮的地方是哪里？为什么要拦着我？”小斑比刨了



刨脚下的泥土，不耐烦地问道。

“嘘，前面是草地。你先安静一点儿。”妈妈的表情严肃而专注。她安静地站着，尽量不发出任何声响，同时机警地观察四周，时不时翕动鼻子辨别空气中的异味，摆摆耳朵聆听外边的动静。

斑比正想问问妈妈什么是草地，妈妈开口了：“没问题了，我们可以出发了。但是，”妈妈摁住了急不可耐的小鹿，“孩子，走上大草地之前，你得认真听完妈妈告诉你的每一个词、每一句话，这对你而言至关重要。”

斑比眨了眨圆圆的眼睛，因为那股兴奋劲儿，小心脏早已扑通扑通跳个不停。

“斑比，你看，草地看起来景色优美、风平浪静，其实暗藏着许多危险。这些危险可能会伤害我们，甚至要了我们的命。以后你会慢慢知道草地的秘密。现在，你必须完全听从妈妈的指示，能做到吗？”

“当然可以。”听完妈妈一席话，斑比不再那么兴奋了。

“待会儿，我会先穿过灌木丛走上草地，你安静地待在这里，视线一秒都不能离开妈妈的身影。如果你看见妈妈朝你跑过来，赶紧转身就跑，头也不要回，跑得越远越好、越快越好。不管听见或者看见什么，不管能不能看到妈妈，你都必须拼命地往前跑，不要犹豫，不要停歇。你不用担心妈妈，妈妈熟悉这里的道路，会很快追上你。答应妈妈，必须这样，能不能做到？”

“我答应妈妈，一定会用力地跑。”斑比小声地说。

妈妈松了一口气，继续说道：“草地上长满了鲜嫩的小草和漂亮的鲜花，我们鹿都非常喜欢这里。待会儿妈妈召唤你上草地玩耍的时候，不可以东张西望、胡思乱想，你要片刻不离地跟在妈妈身后。一旦看到妈妈开始

跑,你也得立刻跟着妈妈跑。好了,该说的话都說完了,妈妈先去草地上看看情况,你待在这里,看我的指示行动。”

说罢,鹿妈妈小心翼翼地穿过屏障,轻手轻脚地踏上草地,对于周围的一草一木都十分警惕,时不时竖起耳朵聆听声响。斑比躲在灌木丛里,目不转睛地盯着妈妈,心想:“一点儿风吹草动都逃不过妈妈的耳朵,希望妈妈千万不要朝我这儿跑来,那样的话我就没法去草地玩耍了。”

正在这时,斑比听到了那期盼已久的召唤:“过来吧,孩子,欢迎我们的小斑比来到大草地。”

听到妈妈的呼喊,斑比感到体内仿佛涌起了一股莫名的力量,驱使他越过高高的屏障。在这飞越的一瞬间,斑比第一次看到了头顶无限延伸的天空,湛蓝、辽阔,无边无际。他想起行走在林中小道的时候,头顶的景色可不是这样,只有高高的树冠以及从枝叶缝隙中零星洒落的光线。

踏上草地的一刹那,斑比适应不了这刺眼的光线,下意识闭紧了双眼。初夏时分,明亮而热烈的阳光暖暖地烘烤着他幼小的身体,斑比感到了从未有过的惬意,眼前不时浮现出阴暗潮湿的林中小道,忽然觉得眼前的一切有点儿不真实,让他目眩神迷。但他内心的欢愉和兴奋,一刻不停地在他体内横冲直撞。他情不自禁地撒开蹄子,尽情地蹦跳、奔跑,仿佛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,一次次跃向高远的天空。此时此刻,空气中弥漫着的草香一阵阵钻进他的鼻腔,更让他陶醉不已。

假如小斑比是人类的孩子,他一定会兴奋地大喊大叫,可惜他只是一头鹿,只能用自己独特的方式来释放心中的快乐——一次次把自己抛向空中,又一次次尴尬地跌倒在地。这一切,站在一旁的鹿妈妈全都看在眼里,她太明白斑比此刻的感受了。过去,小家伙的生活区域仅仅局限于狭

窄幽暗的林间小道以及周围密密匝匝的灌木丛，根本无法自由地跑跳；而这片平坦开阔的草地，对他而言不啻一个美丽新世界。为了和斑比一起分享喜悦，妈妈绷直前肢、前倾身体，然后像离弦的箭一般冲了出去，在草地上转着圈又跑又跳。

妈妈的举动却使斑比吓了一跳，他脑海中想起刚才妈妈的谆谆教诲：“这是要我返回灌木丛的信号吗？”斑比正准备朝着灌木丛的方向跑去，却看见妈妈朝着自己跑了过来，停在离他两步远的地方，笑眯眯地看着他。

“小斑比，过来追我呀！”说罢，妈妈又转身朝另一个方向飞也似的跑远了。小斑比这才明白，妈妈是在和自己玩游戏，于是用尽全力向着妈妈跑去。跑了几步，斑比感到步伐变得轻盈起来，四蹄离开地面的一瞬间，身体也变得轻飘飘的，仿佛在草地上空飞了起来。微风拂过小鹿幼嫩的身体，好像丝绸轻柔的触感；小草也在风中舞蹈，发出沙沙的声响。

纵情奔跑的乐趣使斑比深深地陶醉其中。他在草地上兴奋地转着圈，时不时又径直全力冲刺。妈妈停下了奔跑，站在一旁，看着孩子尽情地玩耍奔跑，目光中充满了慈爱。斑比从来没有这么开心过，妈妈也感到由衷的喜悦。

也许是玩累了，乖巧的斑比回到妈妈身边，和妈妈肩并肩地在草地上散步。斑比终于有机会仔细观察脚下这一片草地，踏出的每一步都给他带去好奇和惊叹。柔软的小草生机勃勃地生长开去，覆盖了这里的每一寸土地。在清风吹拂下，郁郁葱葱的草地宛如波浪翻滚，其中还星星点点缀满了各种盛放的小花，有白色的雏菊，有紫色的苜蓿花，还有金黄的蒲公英花，五颜六色煞是好看。斑比在森林中可从未见过这样美丽的草地，忍不住东张西望。

“妈妈快看，那边有朵花飞了起来！”斑比感到不可思议，冲着妈妈呼喊。

“傻孩子，花怎么会飞呢？那是一只蝴蝶。”

斑比痴痴地盯着眼前这一群蝴蝶，看着他们在花丛中翩跹起舞。在斑比看来，蝴蝶毫不费力地拍打翅膀，却能飞得又快速又轻盈，忽高忽低、忽远忽近，仿佛在玩捉迷藏。蝴蝶有着漂亮的翅膀，确实很像草地上的花朵。

“要说有什么不一样，花朵长在地上，不会动也不会飞；可蝴蝶不一样，他们有时停在花上歇息，有时无拘无束地在空中飞舞，飞得那么高、那么远，真让人羡慕。”斑比一边自言自语，一边朝着蝴蝶跑了过去，很想近距离看看他们。他的脚步惊动了歇息的蝴蝶，一时间，草丛中的蝴蝶都飞了起来，纷纷扬扬地在空中起舞，宛如落英缤纷。

尽管没看清蝴蝶的样子，斑比却在地上发现了密密麻麻的虫子。他们排着整齐的队伍，朝着一个方向行走，很快消失在草丛中。“妈妈，这些整齐行走的虫子是什么？”

“是一群蚂蚁。”

斑比觉得妈妈无所不知，看都不看就知道是蚂蚁。忽然，一个绿色的东西在他眼前跳了起来。“妈妈，快看，一棵小草跳了起来！会飞的花是蝴蝶，会跳的小草又是什么？”

“是一只蚱蜢。”

“他为什么会跳起来？”

“每种动物行走的方式不一样，蚱蜢跳跃，蝴蝶飞舞，我们则是四脚着地走。他听到我们的脚步声，为了防止被踩到，所以赶紧跳了起来。”

这时，斑比看到蚱蜢正停在一朵雏菊上，于是俯下身向他致歉：“你好，蚱蜢先生，请不要害怕，我们不会伤害你的。”

“我并不是害怕你们，我知道你们鹿不会伤害小动物，只是刚才我正在和我太太说着悄悄话，你们的脚步声把我俩吓了一大跳。这不，我太太都不知跑哪儿去了。”蚱蜢似乎真的受到了惊吓，声音还在颤抖。

“真是不好意思，我们的到来妨碍了你们。今天是妈妈第一次带我来草地玩耍，我非常喜欢这里，不小心打扰了你们，以后我会注意的。”斑比满脸通红地解释着。

“这没什么。生活在这片草地上，永远不知道危险什么时候降临，所以小心一点儿总是没错。好啦好啦，亲爱的朋友，没时间和你闲聊了，我还得去寻找我太太的下落，再见！”话音未落，蚱蜢就跳远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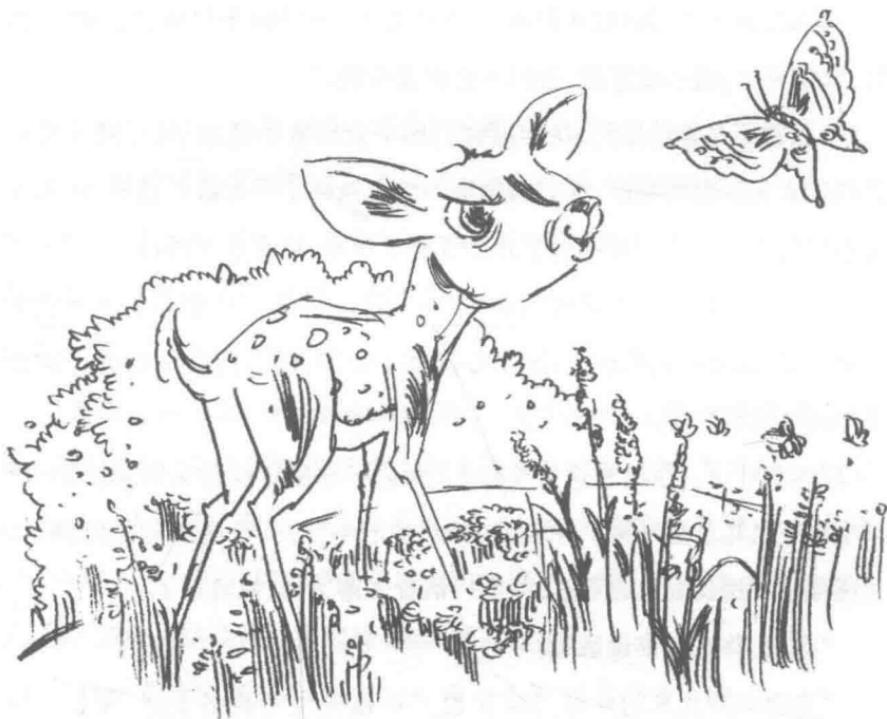
“斑比，你在和谁说话呢？”

“和那只跳起来的蚱蜢。”斑比说，“蚱蜢先生对我很友好，像是一位睿智的长者，我也很喜欢和他说话，可是他急着去找他太太了。对了，妈妈，你知道吗，蚱蜢浑身都是绿色，就和小草的颜色一样，他的背上还长了两片透明的树叶，和我平时看到的树叶可不一样。”

“那是他的翅膀。正因为和草地的颜色一样，他才不容易被发现，这样才能更好地保护自己。”

“蚱蜢怎么可以跳得那么高！”斑比边说边比画，兴奋得忘乎所以，这可是他第一次和陌生人说了那么久的话。“蚱蜢那么小的身体，却能跳得那么高，嗖的一下就不见了踪影！”

母子俩继续前进。也许是玩得太久了，斑比感到又累又饿，本能地向妈妈怀里钻去，大口大口吮吸着乳汁。他一边喝奶，一边还在想着刚才发



生的一切，内心仍是抑制不住的兴高采烈。突然，他注意到一朵“小花”在草地上移动，赶紧跑上前去探个究竟。

“这下我可知道了，你不是小花，你是一只蝴蝶。”斑比心里这么想。蝴蝶停在一棵草上休息，看到一头小鹿朝自己走来，马上挥动翅膀准备离开。

“亲爱的蝴蝶，请你不要走。”斑比小心翼翼地恳求道，“你们蝴蝶都长得特别漂亮，我很想仔细看看你们，可你们总是没等我走近就飞远了。可以让我看看你吗？不会耽误你很久的。”

“好吧，看在你夸奖我的分上，我就停下来让你看看，不过我可不会停留很久。”蝴蝶骄傲地说道。

斑比慢慢靠近蝴蝶，一边欣赏一边赞叹：“你真是太美了，美得不可思议，就像花一样！”

“花？花算什么？我们蝴蝶可比花美丽多了。花能飞吗？花会跳舞吗？”蝴蝶炫耀似的拍了拍翅膀，两根纤细的触角也在微微摆动。

斑比有些尴尬，面红耳赤地解释：“对不起，蝴蝶确实比花美丽多了。花只长在茎叶上，不会飞也不会跳，你们却能在空中优雅地舞蹈。”

听了斑比发自内心的赞美，蝴蝶这才心满意足，翅膀收了起来，像两片船帆立在背上：“好啦，亲爱的小鹿，看到你这么喜欢我们蝴蝶，我感到非常开心。今天很高兴认识你，只能陪你到这儿了，再见啦！”说罢，蝴蝶轻轻拍打翅膀，飞向天空，不一会儿就消失在斑比的视野中。

斑比目送蝴蝶离开，仍有些依依不舍。这时，妈妈招呼他该回家了。  
这就是斑比的第一次草地之行。